

# 粉墨生涯談票戲

吳肇熙

## 票戲苦樂

票戲，一樂也，但樂中也有苦，內行有言：「若要台前得彩，就得背後流淚」，要受得了老師的督責鞭打，忍痛流淚，才能技藝超群有所成就，也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之意。票友登台彩排，當然沒有如此嚴格，但也不可太離譜，否則，自己唱得不痛快，觀眾開笑，捧場的朋友也洩氣。

票戲究有那些樂趣呢？依我個人的經驗，第一是對藝術感受的樂趣，與工力悉敵的人同台，有好的文武場面，唱得痛快淋漓，使自己幾乎與劇中人溶為一體，觀眾聽得如醉如痴，頻頻鼓掌，這種樂趣不是任何金錢或物質報酬可以代替的。第二是可以結交很多朋友，由於大家興趣相同，互相切磋、觀摩、研究，不知不覺就成為知交。那麼，票戲又有什麼苦處呢，我以為也有兩項，第一，一般票友究非內行可比，沒有受過嚴格的訓練，一旦上台，頭上戴的，身上穿的，脚下蹬的，無一不成了約束。吊眉及水紗網子過緊，使你頭痛欲裂，腰帶緊了，使你透不過氣來，

靴子小了，使你腳疼難受，大了，可使你栽筋斗，這一切都可使演出打個七折八扣。說是「活受罪」，也未嘗不可。第二，票戲雖可交朋友，也很容易得罪朋友，因為票友唱戲，全憑興趣，全是義務，所以一般票友對戲碼先後，主配角的分配，場面的優劣，服裝的新舊等都很講究，常因協調不夠，而發生不愉快的爭執，尤其做戲提調（就是票房的劇務幹事）更難，最容易得罪朋友。因為內行有一定的次序，而票友則沒有大小，沒有先後，也無所謂誰優誰劣，所以做票房的劇務幹事很難。

## 童年趣事

我七歲時，受家叔的影響，就能清唱幾段，到進了小學，遊藝會中的表演總少不了我，小學畢業時，我曾演過娃娃生——「三娘教子」中的薛倚哥，及「寶蓮燈」中的秋兒。稍後進了中學，對國劇更感興趣，常於課餘去看戲，家鄉城內唯一的戲院名叫「宜聲戲院」，常約些杭、嘉、吳的水路班子來演唱，最著名的是「小阿金班」，小阿金演武生，能從五張桌子跳下來，能打八

十多個「燕子掠水」，最受中小學生歡迎。那時演戲有白天及晚上兩場，我們放學回家之前，正好趕上白天戲的最後一齣，戲院主人為了招徠觀眾捧場，最後一齣時就將大門打開，觀眾可自由進入，不花錢看白戲，家鄉稱之為「放湯戲」，我就是看白戲的老主顧。我因常去看戲，與院中管事及戲班中人都漸漸熟識，院子後台有一神龕，供着國戲界的祖師爺老郎神，演員於開演時都向其焚香禮拜，我年幼好玩，竟也隨着他們磕了個頭。

有一次為避戰亂，我隨父親避難到上海租界，舅舅那時在上海當小主管，交遊很廣，二天在大鴻樓餐館設宴為父親接風，我也跟了去，酒酣耳熱，大家哄着我唱一段，我就唱了一段「武家坡」，一句倒板「一馬離了西涼界」，高亢響亮，口齒清晰，不憚我們房間內掌聲不絕，隔壁房間也傳來暴雷似的彩聲，並有一人探頭掀簾跨進房來，一見舅舅，就打着拱說：「原來局長在此請客，請問剛才這段武家坡是誰唱的，太好了」，我舅舅原與他認識，就指着我說：「是我的小外甥唱的」，那人說：「今天我與劇界朋友在隔

室敘餐，這位小弟弟實在唱得好，五冠亦長得端正，如能跟我學戲，保險將來大紅大紫」。舅舅與那人敷衍寒暄，對飲一杯。那人走後，父親問舅舅那人是誰？舅舅說：「他叫小達子，是上海鼎鼎大名的文武老生」。那時風氣未開，父親怎肯將書香門第的兒子送去學戲呢。

## 大學票戲

進入大學後，我彩排的機會加多，除每學年

一次的校內彩排外，也與其他票友在校外彩排多次，從龍套到主角我都飾演過。我首次以票友身分正式彩排是飾演「法門寺」一劇中的鄒郎縣，因為扮相很好，同學們後來給我「美趙廉」的綽號，但初次登台，心情緊張，嗓音發抖，唱得不如平常。

最有深刻印象的一次是飾演「文昭關」中的伍子胥，此角以唱爲重，唸做不多，只要唱得好就成，那次由胡琴聖手教育系的張慈恩同學操琴

，襯托得嚴絲合縫，滴水不漏，我的嗓子亦在家，真是唱得痛快淋漓，珠聯璧合，如長江大河，一瀉而下，自己過癮，觀眾也傾耳靜聽，如醉如痴，這種境界，就是前文所說的藝術感受的樂趣。

那時我們學校票房的老師是丁英奇先生，他是重慶第一劇場的當家老生，當家青衣是趙榮琛先生，後來成爲程派傳人。丁先生不煙不酒，彬彬有禮，愛結交青年同學，他常說：「我學問不好，要向大家請教」，他教我們，除稍收象徵性的車馬費外，幾乎是義務指導，而且他絕無大角習氣，我記得我演「法門寺」時，他配演衙役，這種循循善誘、敬業樂群的精神，值得欽佩。

有一次「第一名票」張伯駒在沙坪壩文化服務社彩排「盜宗卷」，他過去在北平票演「失空斬」，由余叔岩配演王平，楊小樓配演馬騮而被捧爲「第一名票」，我們一些同學票友慕名前往觀摩，希望能學到一點東西，文化社只有五百多個座位，擠得水洩不通，其餘角色不談，等到張伯駒的張蒼出場，扮相還算儒雅，大家給他一個碰頭彩，但他一開口，一切就改觀了，以這麼小的場地，我坐在第五排，竟一字也聽不清楚，不是音量小，簡直是沒有聲音，幾句原板，竟有兩次脫板，真可說是空負盛名，我們是乘興而去，敗興而歸。

## 海外票戲

廿多年前我在泰國工作時，美艷親王焦鴻英女士單槍匹馬來到泰京曼谷，焦女士劇藝精湛，



粧化台後在者筆



「坡家武」演合姐小菲中與者筆

人高馬大，我們稱她焦大姊，為發揚國粹，旅泰愛好國劇的朋友，盼望與她唱一台戲，但我們人員有限，都要幫忙文武場面，所以只能唱生旦對兒戲，大家就推定我和她唱「坐宮」及「武家坡」，地點在一所華僑學校內，由於僑胞們的擁護，每場都有千餘觀眾，旅泰僑胞大都為潮州人，當地有潮州戲院，我飾楊四郎的服裝就是向潮州戲院借的，但潮州戲服無水袖，水袖是我臨時請人縫上去的，四郎的帽子也有不合，（附照片），但在海外票戲，一切祇有將就。焦大姊素以鋼喉鐵喉著稱，我那時也正年富力強，嗓子很沖，與她對唱，并不吃力。演出後，焦大姊直誇我，使

我受寵若驚。

稍後，王振祖校長率領復興劇團來泰，那時復興劇校還是私立，由王校長一手撐持，非常艱苦。除了招待泰國政要及外交團的公演外，有一天是為僑胞慈善事業義演，地點在有「曼谷唐人街」之稱的耀華力路天大戲院，首齣劇校學生演「白水灘」，中軸由我演「空城計」，大軸王校長親自粉墨登場演「宇宙鋒」，純宗梅派，唱做規矩大方，轟動僑社，好評如潮。而曼谷票房社長諸公照兄的秦二世唱做頗似姜六爺妙香，有紅花綠葉之妙。演出後一些朋友戲謂：風頭都讓你們「照」字輩出足了。

後來我在菲律賓及韓國工作，也常與當地票房聯繫，菲律賓僑界有四個很具規模的票房，訓練出很多僑胞子弟登台彩排，使此一國粹藝術播種於海外。韓國僑胞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為魯籍，老一輩的喜愛國劇入迷，年青僑胞也有很多對國劇有興趣，在漢城、釜山、大邱、仁川等地都有票房或票友，漢城的票房在社長盛運昇先生的領導以及大鵬科班出身的張樹森君指導下，每年都有二、三次公演，張君坐科時嗓音宏亮，黃鐘大呂，的是銅錘風範，現因從事商業，嗓音已不如昔，有一次我與他及劉毓生兄合演「捉放曹」，曹操臨時找不到風帽，只得另以他帽湊合着用，（見照片），觀眾深知海外票戲之不易，也不以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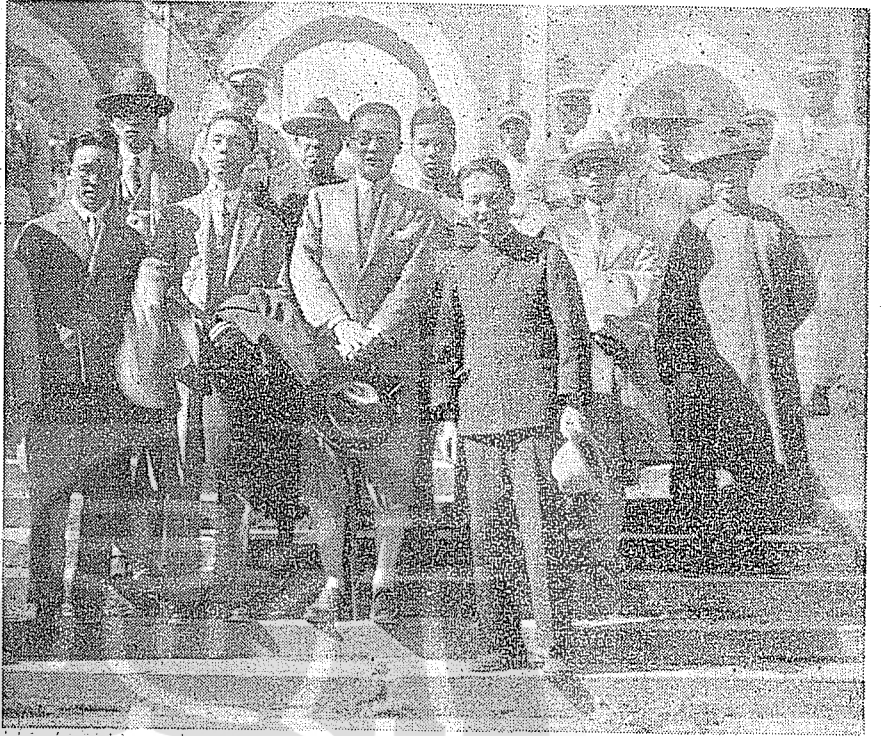
## 曲不離口

我在台會彩排多次，限於篇幅，此處不贅，



「曹放捉」演合生毓劉、森樹張與者筆

但有一些難忘的事，願乘此機會一提。俗語說：「拳不離手，曲不離口」，票友唱戲，一曝十寒，上得台來就難免錯誤，即以我為例，有一次唱「空城計」，下城樓時將羽扇贖在城樓上，有一次演「武家坡」，陶坡後竟忘了馬鞭，有一次演「捉放曹」，本來鑼鼓起叫頭後應叫「明公」，竟下意識的叫了一聲「曹操」，都引起開堂大笑。這些原本是彩排過多次的熟戲，但仍錯誤難免，可見票戲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奉勸各位票友上台之前，任憑如何熟的戲，總要多排練幾次，多對詞幾次為是。



民國十八年九月現任立法委員尹述賢（前排左）任華北日報社長在北平西山與蕭同茲（前排左二）吳鐵城（前排中）等合影。（文見99頁尹述賢中央社創辦的回憶）



吳肇熙教授（右）與「美艷親王」熊鴻英小姐合演「坐宮」時之情景。

（文見52頁粉墨生涯談稟戲）